

臺灣方志集成

清代篇——第一輯

高賢治主編

重修福建臺灣府志

臺灣方志集成

清代篇——第一輯

(4)

高賢治主編

重修福建臺灣府志
(全)



宗青圖書出版有限公司印行



策序

我國家重熙累洽，久道化成，薄海蒼生，蒸然共進於一道同風之治。凡截竹扶桑之域，占星問月之鄉，莫不重譯梯航，喁喁向化。蓋自昔王者建中表正，其挺紘之廓，至今日而彌綸無外矣。

臺灣附近閩南，儼如屏障；非若不夜之城、無雷之國，列在墨鯽魚支之貢者也。然自宋、元以前，不登經傳。至明季而後，始有荷蘭屯聚，繼爲鄭逆逋逃藪。迨康熙癸亥，始入版圖，改隸郡邑，生聚教訓。六十年來，如易草昧之乾坤，沐浴於化日光天之下，彬彬然成一衣冠文物之邦矣。疆域之沿革、戶口之多寡、制度之詳略、風俗之澆淳，日考具志乘，修於康熙乙亥，迄今四十餘年。不獨魯魚帝虎，漸次失傳；而時異勢殊，日新月盛。匪加纂輯，又何以信今而傳後耶？

獨是修志之難，同於作史，自昔爲然矣。「史」、「漢」而下，如廬陵之「五代史」，簡遠澹宕，可與涑水相表裏；而劉攽輩猶且譏之，況於後之懷鉛握槧者乎！衡陽劉監司分巡茲郡，詳請續修志乘，爰飭令其延請宿儒，網羅摭摭，縷析條分，八閱月而志成；瞻而不穢，詳而有體，本末備舉，繁簡得宜，犁然有合於三長之旨。他日輜軒所至，採及海隅，以昭聖世輿圖之盛，抑何幸歟！

雖然，猶有進。稽諸「禹貢」，紀山川、貢賦、封土而卒歸之於祇台德先，不距朕命；可見控馭寰陬者，在德不在險。而敬者，德之本也。惟敬則勤，而庶事無叢脞之虞；惟敬則和，而同寅有協恭之美。以此爲忠信之長、慈惠之師，則山川安於奠定，貢賦樂於輸將，封土維於不拔，禹之錫圭告成，此物此志也。繼自今官斯土者，惕乎有顧畏民巖之意，抑乎有涉水履尾之思。本此夙夜之靖共，以佐我國家一道同風之化，而孤懸海外者永永爲海濱之鄒魯也夫。是爲序。

乾隆七年（歲次壬戌）春正月，御前侍衛鑾儀衛鑾儀使、福州將軍、署閩浙總督印務、紀錄□次，長白策楞撰。

自宋、元以前，不登瀛嶼。至明季而登，故官荷蘭中聚，繼爲據收，既改置。登東照梁文臺，獨出閩南，獨成輿輶；非吾不齊之域，飛雪之國，民亦墨爾康文之貢者也。然今日而登瀛嶼，誠長矣。

遊，古星間貝之藏，莫不重輯封藏，即即而升。蓋自昔王晉鎮中興五，其與越之潮，至登國東重開異俗，八嶽升如，嶺嶺蒼生，蒸然共歡，允一重同風之化。凡歸竹封桑之

王序

庚申之冬，余撫閩之三月，臺副使劉君以修郡志告。旣明年秋七月，書成，來請序。又五月，始爲序之曰：

古者郡國計書，上於蘭臺；蓋卽後世地志之屬也。「周禮」：『小史掌邦國之志、外史掌「四方」之志』。司農謂：『邦國之志，乃「春秋傳」所謂鄭志、「國語」所謂鄭書』；康成謂：『四方之志，若魯之「春秋」、晉之「乘」、楚之「檮杌』。』。「周官」：『別山川、分圻界、條物產、辨貢賦，六卿分掌之，而統於冢宰；太史以六典逆邦國之治』。蓋志，卽史也。劉執中曰：『四方之志，謂九州、列國、四海、百蠻世系之所自出、封建之所由興、朝貢之斷續、政教之違從、禮樂之興革、俗尚之醜好，若「土均」、「土訓」、「誦訓」之所職，皆爲志以藏之』。若是，則今之郡縣志，古「四方」爲之濫觴也；其事重矣。

臺僻在海島，介於百蠻。自入版圖以來，聖化淪浹，風移俗易，彬彬乎與諸夏埒，非星槎、瀛涯舊矣。漢丞相張禹使屬潁川朱贛條其風俗而宣究之；劉君之爲是書也，蓋欲吏於臺者，宜究其風俗而善爲治，意良厚矣。雖然，治臺之法有七，而所以挈要者三：興教化、足積貯、嚴保甲、稽汛守、束戍兵、安客戶、徠番社，此有司所謂法也；

實心以宣上德、虛衷以和文武、多方以求民隱，此吾所謂要也。非法不足以布政宜，非要不足以操治本；皆吏於臺者職也，其可勿朝夕思乎？柳子厚曰：『凡吏於土者，若知其職乎？蓋民之役，非以役民而已也』。曾子固曰：『吏者，惟其無久居之心，故謂之不可；如其有久居之心，奚不可耶』？苟爲吏者以吾前所言者爲法，而以後所言者爲戒，則鹿耳、鯤身卽雉飛虎渡之區，天風海潮，皆和樂熙皞之音矣。是劉君爲志之意也。

至若體例、筆法之嚴，敘述、記載之雅，卓然有合於古人，可以上之太史，備圖經之采擇；諸公序之詳矣，茲不復〔贅〕云。

乾隆六年十二月，賜進士出身，誥封通議大夫、巡撫福建等處地方提督軍務、都察院右副都御史，巴蜀王恕撰。

舒序

郡之有志，猶國之有史也。古者，列國各有史官掌記時事，使其善惡皆見於後世，而足以爲法戒。自秦罷侯置令，史亦從而廢矣。後世郡之有志，猶爲近古；然沿革廢興或略而不詳，則法戒亦未彰。

臺灣舊有郡志，其中建置、沿革、人物、風土，一時草創，未能詳備；而忠孝、節烈、文人、奇士，又或傳聞之未真。況數十年來，聖天子敦澤覃敷，延及雕題鑿齒，無不向風；而守斯土者，率能承流宣化，文物已大異昔時矣。不撫而記之，又何以示後乎！觀察劉公省齋，以臺陽紳士之請，商同郡守錢恪齋捐俸作倡，擇紳士中有齒德而能文者掌其事；旁搜遠採，校訂分修，自爲鑒定。凡八閱月而志成，分二十卷。沿革損益，文簡而事備；風土、人物，煥然一新。其指陳時政，皆具有史法。是雖裒集衆長，而省齋之授意居多焉。夫事之修舉、物之流傳，固有其時；後之守是邦者，俾知所取法。則是志也，當與國史共不朽矣。

余承天子命，來巡是邦。見其民和而事簡，樂臺之人士蒸蒸向化，可以上登風俗之書，而慰我皇上重念海外之至意，思有以紀之未遑也。適省齋持此志問序於予，遂因而序之。

書序

溯夫渾穆初開，因提疏仡，世次莫考。迨陶唐甲寅紀歲，迄今四千餘載，幅員日廣；然拓土開疆，不越四海之內，其地亦錯見前史。臺灣僻處重洋，禹跡不至。而諸番依山阻水，各自爲聚，不相統攝，歷代罕通中國；非如越裳、肅慎，猶著典謨。明紀之末，始爲逋逃藪。我聖祖仁皇帝在位二十一年，震懾天威，投誠向化，遂隸版圖。然山川，猶是榛莽荒穢也；土俗，猶是渾噩狃榛也。呿呿吁吁，不知歲月寒暑。故四千餘載以來，欲上述羲、軒，下稽元、宋，亦無可珥筆。乃不數十年，澤草昧以文明，見夫穀擊肩摩，戶口繁也；連帆並楫，商賈集也；竹城石壘，金湯固也；臺榭參差，名勝出也；廟貌巍巍，祀典舉也；翰墨琳琅，篇什垂也；義勇從公，率先趨事，忠孝著也；飲冰茹蘗，矢志靡他，節烈彰也；人文蔚起，郁郁彬彬，教化洽也。是烏可以弗志，志烏可以弗新？特是四海之內，自帝王遞嬗，各竭其締造經營，以登衽席，至成周而禮樂始大備焉。我國家撫有茲土，甲子甫週，而民風已丕變若是。因思天子之過化存神，視古先哲王爲倍捷；而官斯土者之宣猷懋績，其功又寧易量乎！

舊志規模雖具，詳略弗稱。觀察劉公歷任海東，熟習掌故；敷政之暇，慨然引爲己任。燕者芟之、闕者補之，犁然、炳然。凡數閱月，而成若干卷。披而讀之，不獨爲此

邦之文獻；而聖化之神速，亦洋溢於楮墨間。則是書之所繫，誠非淺鮮也。余奉命巡視來茲，適觀厥成；勉綴數言於簡端，以志亘古未有之盛。

乾隆壬戌清和月上浣之吉，臺陽使者英嶠書山撰。

楊序

自古幅員之廣，至本朝爲極。臺居海表，亦屬閩中；砥撼群荒，藩籬數省。蓋自隸我版圖，爲東南股肱郡近六十年。己未夏，予以承命省方來茲，今且及瓜期矣。中經南北兩巡，歲科多試，寒暑之往復，山水之雄奇，資密箚以爲防、屯雲師而作禦，陂塘千里，烟火萬重。而且說禮敦詩，咸登孝秀；雕題黑齒，盡習衣冠。於此覘大化之翔敷，亦可驗官常之不墜也。歸槎報命，可告無愆。

時緣郡乘多闕，文獻僅存。郡守丞將顧從紳士之請，議捐膏火以修，觀察衡陽劉公遂慨然爲己任。集鄉儒中有齒德而能文者館於郡齋，區類編輯；公手自甲乙。凡八閱月而落成，卷分二十，而以「聖謨」弁於首。言不務華、事必求實，引端竟委，章次井然；予何能贊一辭哉？

夫志以傳信，此中文治武功、民情彝俗，皆歷如繪，在予目中。又云風氣自北轉南，天道有足徵矣；鹿耳雄稱天塹，地利有足倚矣。第以軍民錯處，游惰交集，稍失調度，幾成犄角。爲臺難者，厥在人和；苟能文武同心其力，斯萋菲無所遂其奸、宵小不得萌其智，天庥滋膺，百物咸亨，理有固然；海宇苞桑之計，端不外是。若或以姑息爲和平、以刻覈爲明幹，勢將人分崖岸，流弊叢生；前車有鑒，烏乎可耶！凡在同舟，其當

三復斯編。

時乾隆辛酉歲初夏之吉，巡視福建臺灣等處地方兼提督學政、貴州道監察御史，太原楊二酉并書。

夫志以勵節，此中文告所起，其辭義皆，皆聖賢之，亦于日中。又云風涼自北轉南，于向謂贊一輯結？

而著述，卷之二十，而以「聖朝」共筑首。言不著華，事必求實，臣敢貢奏，章文共然，參謝然為巧丑。其辭中言齒齟而通文音論飲勝察，劉賡聯聯：公手自甲乙。凡八閱月，和縣而來全閱，文燦如雪。語安丞相國公輔士之輔，編附齊大以對，願察而國隆公，亦百餘官常之不選出。體辭時命，而告戒燭。

里，歌入萬重。而且德德慈憐，無登來表：雖顯黑齒，盡賢文致。然此點大出之暇想，非雨漲，幾降冬雉，寒暑之卦書，山水之辭香，資密實以爲記，而變而而對，如數千，其詞圖，後東南翅翅張六十平。巧未夏，予以奉命書式來茲，今且其瓜其矣。中縣南自古師員之寬，至本賤爲辭。臺思新表，亦顯國中：如燭精氣，審察燭書。蓋自魏

張序

曩余備員詞曹，承乏大清一統志館纂修；每簪筆入局，則輿圖地誌，積案紛陳。因得以周覽寰宇之大、古今名勝之奇；凡九州八極、神臯奧區爲章步所未經、禹跡所罕至者，皆條分縷析，臚如聚米、爛若指掌，心竊喜焉。以爲編輯之職，亦何啻上下千年、縱橫萬里已乎！顧從事斯役者，大抵詳古而略今；蓋自來侈談幅員之廣，不過東濱大海、西盡流沙、南界谿嶺、北抵磧漠止矣。漢史以下，歷代之志地理州郡者，其書具存，班班可考；卽極之荒陬絕徼、夷域鬼方，溯其沿革，靡不肇自古帝王之世，有本有元。此蒐討之儒，目不越几席、足不踰戶閭、思不游梯航，無難括坤輿於尺寸間；誠賴載籍極博，有以示之信也。獨其爲臺灣郡志則異。

是郡遠隔重洋，自昔未歸職方、不見紀傳。宋、元以後，稍從雲霧晦蒙中指而識之，曰琉球國、曰澎湖，絕無以臺灣稱者。至聖朝德威遠屆，薄海之外，皆撫而有之；臺灣之名，以入我疆索而始著。六十年來，生齒繁、田野闢、商估聚，環瀛孤島，遂成東南一大都會矣。加以官斯土者，因其山川、土田，而善爲經制；因其形勢、風俗，而立之章程；振文教，以化強悍；修武備，以預綢繆。釐然具舉，燦然可觀，駸駸乎與中土腹郡相頡頏。更得觀察劉公省齋久任臺疆，熟於掌故，爲是邦文獻，竭意網羅采摭，會

全臺四邑之釐然、燦然者，勒爲一書。其才識，又駸駸乎與昔之志地理州郡者相頡頏。則斯編之成，無事借材於古，而得所未曾以茲流貽來者。吾知後之視今，亦猶今之視古；操觚家且爭先覩之，以補史牒之缺，寧惟莅官海表者奉爲南車云爾哉！

爰不辭固陋，而爲書其簡首。

時乾隆歲次辛酉夏五，巡臺學使者錢唐張湄譔。

吳雅惠爾重刊，自昔未觀鄭氏，不見殊異。宋，元以迄，皆於臺灣中詳而錄之。

出京師之語，目不識凡，且不類以聞，思不稱謝，無讀許中與仇只十間；歸陳傳錄。復進下書：明謝之京師，夷越泉式，應其俗革，親不奉自古帝王之世，亦本言元。西盡荒，南界嶺，北遊窮島土矣。鄭氏以不，聖升之志，此聖州，其書具存。謝對萬里日平！隨於事，復對香，大遊韓古而細今；蓋自來對諸員之夷，不盡東路大新香，皆動於對，觀成來米，觀告諸革，心辭喜。以爲謝之，亦所習土不干乎。其以開覽，卒之大，古今各舉之香；凡此州八，韓卓東，其軍未，其想，其至。幾余謝員同曹，承三大，一絲志，其對；其對人風，其與國，其對案，其對。因

張序

臺之列於郡也，聖天子式廓日增，恢宇圖大；海若效順，番黎浴德。夷途針路，咸入禹甸；椎髻左言，皆能文章。六十年於茲，駸駸乎日興起好善，範我制度。僉曰來哉吾儕，聖人氓也。是遵何道與涵濡卵育之政深，而豪健鄙閼之氣解。寧惟是，侈蕩服、誇遠馭、略外境，爲盛世輿圖增勝地已耶！獨是未登圖籍以先，地處規外，重洋限之，洪濤瀾汗，滅沒千里，槎使所不浮、輜軒所不入。有明以前，皆荒遠弗可考；夫又孰測艤艫所指之有城郭疆理也、衣冠都士也、土田風俗物產也，如今日者乎？嗚呼！何其盛歟！

歲庚申，臺副使衡陽劉君，以臺故有志而闕焉未備，請於大憲，來郡之多士襄治之，諮訪撫拾。八閱月帙成，郵示余，且屬余序。余自雍正壬子秋，奉命分巡臺陽。其時鯨浪初平、民瘼未復，塋沒廬燬；諸、彰一帶，遭賊蹂躪尤甚。余惻然念曰：『數十萬赤子未寧，是余愧也！』遂巡歷鄉社，穿荆度莽，勞來而安集之；請項捐資，復其里社、寧其室家。親爲規畫區處，不遑寢食。歷九旬，而二邑之氓得安作息。又條列興除諸要務，以次舉行。事竣，旋署手著一編曰「巡臺錄」，以備見聞之所未及；而於郡乘之荒略，竊有志未逮也。劉君吏於臺，率屬供職，政通人和，治行稱最；而以餘力續輯是

志，不與余前日視臺之苦心相得益彰乎？

夫臺爲閩東南屏障，自荷蘭紅毛、鄭逆相繼爲逋逃藪，退與海援、進爲邊患，歷代烽警迭告；此豈前人力能規取而忍棄不顧，甘遺唇齒累？良由德威未徧，治安小成，朝蠶暮鹿，委於群醜；俟大聖人恢而圖之，且禮樂之、冠裳之、壇廟而樽俎之，植外衛內，相固不朽。然則劉君爲是書，夫亦光史乘而大規制，以附於司徒邦教之一助耶！昔秦強略地，其維起自隴首，尾入於渤海碣石，而中外分焉。漢班氏「地志」，亦止盡「禹貢」、「職方」，曾有大其椽蒐滄溟以外者乎？劉君幸際全盛，宣猷海潛，卒得肆其編輯探討，以垂典則、備掌故，是千載而一日也，余何敢以不文辭。

乾隆七年春正月上元日，福建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、紀錄四次，浮山張嗣昌撰。

錢序

著書之難，無出於志；昔人蓋嘗言之。班史以後，若范曄、陳壽之徒能爲紀傳，獨不能作志；唐顏師古、孔穎達號良史才，而不明於天文、地理之序，故亦止令修紀傳，以十志付之于李肇。由斯以觀，志之屬數十，而天文、地理爲難。志地理者，必兼通天文，則地理爲尤難也。又況莫爲之前如臺灣地志之文獻無徵者乎？

雍正壬子夏，洙承乏鳳邑。受事後，遍閱山川、風土、典章、名物，日益昌明。竊不自揆，思欲排纂成書；上以誌聖天子厚澤深仁洋溢方外如此其盛，下以備採風者之一助。夫非守土之責歟？乃索之邑乘，多所闕略；且是時稽討無人、經費罔出，遂復遷延不果。庚申秋，來守是郡。觀察劉公方有事編輯郡志，洙爲軒然起舞，喜不自勝。又自惟少而失學，粗鄙不文，無能珥筆以勦盛舉。幸觀察公不辭勞瘁，旁搜博采，手自排纂，不數月而告成。蓋其於臺地之沿革、建置、風俗、人物，洞悉胸中，不啻燭照而數計；故能部次井然，易古人之所難、創從前之未有。微特有造於斯土，並使固陋如洙者無一手足之烈，而亦得樂觀厥成，以藉償夙志。其爲私幸，復何如哉！謹書之，以慶所遭云。

乾隆六年（歲次辛酉）夏五，福建臺灣府知府錢洙撰。